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五百十六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十三

唐



皇帝

高駢遣其將張璘梁纘分道擊黃巢大破之巢
趣廣南

高駢遣其將張璘梁纘分道擊黃巢屢破之降其將

秦彥徐州人畢師鐸宛句人李罕之項城人等巢遂趣廣南

夏四月庚申朔日食

以王鐸為行營招討都統

上以羣盜為憂王鐸曰臣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請
自督諸將討之詔以鐸為荆南節度使行營都統鐸

奏以李係為副使將精兵五萬屯潭州

隋置今湖南長沙府是

以拒黃巢

係嚴之曾孫也有口才而實無勇畧鐸以其家世良將故奏用之

秋七月黃巢陷廣州節度使李迢死之

黃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

祚熾

巢端張德寬野
性韜馴其表詰

廣州並非該子
歸順特以首經
敗却聊藉此息
肩且窺朝廷舉
動耳操之理勢
俱無可允從彼
斤斤於市舶寶
貨者既昧事體
重輕而思以率
府舊身相餌尤
為闇於料敵及
廣南既陷猶不
肯從高州大庚
趣擊之謀蓋瀕
蹈焉蓋日深一
日矣

琮以為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宰相請

除巢率府率

唐置左右衛率府率各一人掌東宮兵仗羽衛

從之巢得告身

大怒詎執政急攻廣州陷之執節度使李迢使草表

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可草巢殺

之高駢奏請遣兵馬使張璠將兵五千于彬州守險
留後王重任將兵八千于循潮二州邀遮自將萬

人自天庾嶺起廣州擊巢巢必逃迢乞救王鐸以兵
三萬守梧州始桂永四州之險不許大庾嶺即梅嶺

注見前梧州唐置今廣西梧州府是昭州亦唐置今
廣西平樂府是永州隋置今湖南永州府是餘注並

見

前

冬十月以高駢為淮南節度使充鹽鐵轉運使周寶

上字

珪平州盧龍人為鎮海節度使

綱目于是條提綱高駢為淮南節度使下不書周寶為鎮海節

度使而書崔安潛為西川節度使考唐書崔安潛傳乾符初安潛代高駢領西川節度使又高駢傳駢自西川

徙荆南再授鎮海是安潛之領西川在高駢徙節鎮海之前不在是年也提綱所書似安潛于是年始受西川

之命與本傳不符今依通鑑書周寶為鎮海不書安潛為西川再考通鑑是年三月有記安潛置黃頭軍事綱

目移載于此今補注于後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條目

黃巢陷潭州遣其將尚讓逼江陵王鐸走守將劉漢宏

克州作亂

黃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

還以圖大事巢乃自桂州編筏沿湘而下抵潭州李

係不敢出巢攻陷之

係奔
朗州

遣尚讓進逼江陵衆號五

十萬江陵兵不滿萬王鐸留其將劉漢宏守江陵自

帥衆趣襄陽漢宏大掠北歸為盜後數日賊乃至

漢
宏

尋寇宋克遂掠申光
諸道兵討之漢宏乃降

十一月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大破黃巢于荆門

注見
前

黃巢趣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曹全晟合兵屯

巨容有聞外之
武賦方賦有

會可乘正當恣
銳窮追以靖代
莽乃怒詈國家
負人欲留賊以
圖富貴全晟既
統舟師渡江間
除書而遠送致
賊氛復煽江東
二人之罪固不
可勝誅然所以
致此者豈非儀
宗不能振飭紀
綱國政日壞而
尚專務遷塔其
獲照祖宗較之
二人為尤甚也

荆門關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晟逆戰陽敗
以誘賊伏發大破之俘斬什七八賊渡江東走或勸
巨容窮追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
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
之資衆乃止全晟渡江追賊會朝廷除代亦還由是
賊勢復振陷鄂州掠饒州今饒信州今廣等十五州衆至
二十萬

十二月王鐸罷以盧攜同平章事

初盧攜嘗薦高駢可為都統至是駢將屢破賊乃復以攜為相凡王鐸鄭畋所除將帥多易置之

子庚廣明元年春二月殺左拾遺侯昌業

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致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

內侍省賜死

上善騎射劍槩法算至于音律蒲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關雉尤善擊毬嘗謂優

人石野猶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即恐陛下不免戲放上笑而已

改楊子院為發運使

從高駢之請也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商賈貨財之半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于饑寒獨富戶商賈未耳乃止

三月以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

崔安潛之鎮許昌也

安潛先為忠武節度使

田令孜為其兄陳

敬瑄

令孜本姓陳氏冒宦者姓為田敬瑄素微賤為駢師

求兵馬使不得既而

安潛代高駢鎮蜀

蜀兵法弱安潛募陳許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得三千人皆戴黃帽

號黃頭軍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選得千人號神機營蜀兵由是浸彊敬瑄

因緣令孜得隸神策

累遷大將軍

至是令孜見關東羣盜

日熾陰為幸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楊師立王

勗羅元杲鎮三川上令四人擊毬賭之敬瑄得第一

籌即以為西川節度使代安潛師立鎮東川勗鎮興

元

以鄭從讜

字正求餘慶之孫乾符五年九月同平章事

為河東節度使

河東軍屢亂

乾符六年軍亂殺節度使崔季康是年正月復亂殺節度使康傳圭

兵益

驕故以宰相鎮之從讜奏以王調劉從龜

字子長

崇魯

名士虛聲相尚
未必盡於實用
有裨駭集雖多
亦何足異况萃
府得人極盛亦
不過如諫水笑
葉之比時人乃
目之為小朝廷
唐末人心幻妄
不知明別尊卑
於此可見

字郊文皆政
會七世孫
趙崇為參佐時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

之多也

從謹貌温而氣動多謀而善斷將士欲為惡者輒先覺誅之知張彥球有方畧本心非欲

為亂乃獨推首亂者殺之慰諭彥球委以兵柄彥球為盡死力卒獲其用

以高駢為諸道行營都統

盧攜奏以駢為都統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
得兵七萬威望大振攜病風不能行內挾田令孜外
倚高駢寵遇甚厚貨賂公行豆盧瑑無他才附之崔
沆時有啓陳常為所阻

夏五月以李順融為樞密使

始降白麻與將相同

六月黃巢別將陷睦婺州

睦州注見前婺州隋置今浙江金華府是

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

啗璘且致書請降于高駢駢欲誘致之許為之求節

鉞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

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悉遣歸之賊知之乃告

絕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陷睦婺

兩州尋復陷宣州

前注見

遣宗正少卿李龜年使南詔與和親

初南詔遣使求和親

前事具

比使還西川節度使崔安

潛表以崔澹之議為是

澹以和親不可許亦具前

上命宰相議之

盧攜豆盧瑑曰蠻數犯邊天下疲弊致百姓因為盜

賊皆蠻故也不若且遣使臣報復縱未得其稱臣奉

貢且不使之懷怨犯邊亦可矣乃詔陳敬瑄許其和

親而不稱臣以宗正少卿李龜年充使賜以金帛

和中

初南詔上表款附
後遂以宗女妻之

秋七月黃巢渡江

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

唐縣今屬泗州

六合

即古堂邑隋置縣今屬江

寧府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于高駢曰朝廷倚公

為安危今賊數十萬眾乘勝長驅若不據險擊之使

踰長淮必為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復死自度

力不能制不敢出兵且上表告急先是盧攜謂駢有

文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及表至人情

駢自復安南鎮
成都移節淮浙
所向有功其鋒
頓銳至是乃畏
賊如虎則以始
乘激發之氣尚
足有為速其治
功及覆私意極

於中是以一跌
不抵如明季左
夏玉始為流賊
所備未發而日
就沮喪首鼠難
丈識者觀將材
可以知世運矣

大駭詔書責駢駢遂稱風痺不復出戰

巢衆統十五萬副都統曹

全最以六千人與之戰頗有斬獲以衆寡不敢退屯泗上以候援軍而駢竟不之救賊遂擊破全衆悉衆

淮渡

李可舉

幽州節度使

討李克用大破之李琢

蔚朔節度使

討李國

昌敗之國昌克用亡走達靺

靺鞨別部居于陰山靺鞨當割反劉太益曰達靺始

此見

先是李琢與李可舉及吐谷渾都督赫連鐸共討沙

陀沙陀大將高文集以朔州降至是李克用引兵擊

文集可舉遣兵邀之于藥兒嶺

胡三省注在雄武軍西雄武軍注見前

大破之殺萬七千餘人李盡忠程懷信皆死琢及赫連鐸進攻蔚州李國昌戰敗部衆皆潰獨與克用及

宗族北入達靺

後數月赫連鐸陰賂達靺使取之克用知之時與其豪帥遊獵置馬靺木

葉或懸針射之無不中豪帥心服又置酒與飲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為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邪達靺知無留意乃止

冬十一月黃巢陷東都

黃巢既渡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遂陷申

州入潁宋徐兗之境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云

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

罪無預衆人

胡三省注言已欲問罪于朝廷與衆人無預也

京師聞之大恐

盧攜稱疾不出豆盧瑑崔沆請發關內及神策軍守

潼關上對宰相泣下田令孜陳幸蜀之計瑑和之上

不懌令且發兵守潼關令孜薦張承範等使將兵以

令孜為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巢入東都境汝鄭把

截使齊克讓收軍退保潼關奏乞早遣糧援上命選
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
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閭
里晏然田令孜奏募坊市數千人以補兩軍

以周岌為忠武節度使秦宗權

上蔡人

為蔡州刺史

初忠武節度使薛能遣牙將秦宗權調發至蔡州會
許州亂大將周岌逐能而殺之

時詔諸道發兵屯潞
水徐州兵過許昌大

謀能慰撫之乃定時周岌亦引兵赴潞水聞之遽還
襲殺徐卒以能待徐卒厚并殺之潞水注見前

自稱留後宗權託云赴難選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及是詔以岌帥忠武岌即表宗權為刺史

十二月黃巢入潼關

張承範等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廩賜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衆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饑卒萬人依托關下今遣

臣以二千餘人屯於關上而未聞為饋餉之計以是
觀之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為繼援上曰
卿輩第行兵尋至矣十二月承範等至潼關與克讓
軍皆絕糧黃巢軍抵關下不見其際呼聲振河華克
讓力戰自午至酉士卒饑甚遂潰克讓走入關賊急
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賊自關左禁院即禁峪口也
在潼關南平
時禁人往來以權
征稅謂之禁院入夾攻潼關關上兵潰承範變服
脫走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鉉守之

賊氣方熾撲之
猶恐不熄腹之

盡改蔓延豆盧

瑑之謀即行亦

無與揚湯止沸

况巢之兇猾更

非爵位可以霸

稟廣尚覆轍尚

不足監乎虛揣

沮止之未為無

見始既不用其

言後乃從而歸

罪死非其辜不

特無以慰謀國

之仇亦徒貽賊

人之笑耳

以黃巢為天平節度使

先是巢將渡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巢俟其到

鎮討之盧攜以為不可乃止及是復下制授之

以王徽

字昭文
京兆人

裴澈

休從
子

同平章事盧攜自殺

田令孜聞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己乃歸罪于攜貶為

賓客分司而薦徽澈為相攜仰藥死

黃巢入長安帝走興元

鳳翔博野

長慶初李寰以博野兵三千
歸京師留戍鳳翔名博野軍

援兵至渭橋

見新軍

田令孜所募

衣裘溫鮮大怒掠之更為賊鄉導以

趣長安既入城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

出惟福穆澤壽四王

壽王即昭宗餘無考

及妃嬪數人從行百

官皆莫之知晡時賊前鋒入長安金吾將軍張直方

帥文武數十人迎于灊上巢入城數日其徒各出大

掠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皆殺之上趣駱谷鳳翔節

度使鄭畋謁于道次請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通巨

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可糾合鄰道勉建大

勲敗曰道路梗澁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

黃巢僭號

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遂入宮自稱大齊皇帝改元金統唐官三品以上悉停四品以下如故以

尚讓為太尉命朱溫屯東渭橋

溫瑒山人少孤貧與兄昱存依蕭縣劉崇

家崇數笞辱之崇母獨憐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汝曹善遇之

胡三省曰朱溫始此 豆盧

瑒崔沆于琮劉鄴匿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

曰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賊并殺之將作監

鄭棊庫部郎中鄭係義不降賊舉家自殺張直方多
納亡命匿公卿于複壁巢殺之

鳳翔節度使鄭畋合鄰道兵討賊

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且宜從
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
絕仆地不能言會巢使者以詔書至監軍與之宴樂
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靳儲曰以相公風
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莫不泣畋聞之曰吾固

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為表遣使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刺血與盟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數萬畋使人招之皆至軍勢大振巢遣人齎詔召畋斬之

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出兵收復京師

義成節度使王處存

京兆萬年人

舉兵入援

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

重榮據河中重
鎮戰守皆有可
憑何足望慶降
賊真所謂亂臣
賊子也迫困於
請發始驅殺賊
使勢敗賊兵頗
藉口於屈節將
患所謂敬蓋稱
彰其將誰欺乎

千人間道詣興元衛車駕

黃巢遣朱溫攻河中節度使王重榮

太原祁人

與戰大破之

遂入援

黃巢之入關也王重榮為河中留後請降于巢既而
巢遣使調發河中吏民不勝其苦重榮謂衆曰始吾
屈節以紓患今調發不已亡無日矣悉驅巢使者殺
之巢遣朱溫擊河中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十
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于渭北

辛中和元年春正月帝幸成都

陳敬瑄遣兵奉迎請幸成都田令孜亦勸上上從之

以蕭遘

字得聖
寘之子

王鐸同平章事

上次綿州以遘同平章事及至成都以鐸守司徒復

同平章事

時裴澈亦自賊
中奔詣行在

二月加高駢東面都統

上遣使趣駢討黃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

三月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營都統

詔以畋為都統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並聽其墨敕

除官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副都統

黃巢遣尚讓帥

衆五萬寇鳳翔畋使司馬唐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陳于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伏發大

敗于龍尾陂斬首二萬餘級龍尾陂在鳳翔府岐山縣東

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

友金克用族父也前與高文集同降及是代北監軍

陳景思帥之入援至絳州以賊勢方熾乃俱還代州

募兵得三萬人屯于崞西

崞縣之西也崞縣注見前

友金因說景

思曰吾兄司徒父子勇畧過人為衆所服請奏天子赦其罪名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賊不足平也景思遣使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迎之克用帥達靺諸部萬人來赴

鄭畋傳檄天下合兵討賊

宥州

注見前

刺史拓跋思恭本党項羌也糾合夷夏兵

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同盟討賊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畋乃傳檄天下合兵討賊時天

官軍初至居民
號呼出迎爭先
擊賊是時人心
之望救迫於水
火自宜亟為保
禦安堵而宗楚

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
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而諸道并四夷貢
獻行在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賞賜不乏士卒欣悅
夏四月官軍入長安黃巢走還襲之殺副都統程宗楚
鳳翔司馬唐弘夫復據長安

是時唐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
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盤屋弘夫乘龍尾之捷進
薄長安黃巢帥衆東走程宗楚先入弘夫繼至處存

華師律不整致
賊伺隙掩至自
喪其軀固無可
委巷乃鄭畋遠
屯藍屋不早入
都城然善後
坐使長安萬戶
流血成川雖有
傳檄徵勞安足
抵其過乎

帥銳卒五千夜入城民謹呼出迎爭以瓦礫擊賊軍
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賊露宿灞上詢知官軍
不整還襲之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軍士死者什
八九處存收餘衆還營巢復入長安縱兵屠殺流血
成川謂之洗城諸軍皆退

五月高駢移檄討賊出屯東塘

即茱萸灣在今揚州府
江都縣東北亦曰灣頭

有雙雉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為城邑將空之兆駢惡
之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發兵八萬舟二千艘

唐登寺監軍之
惡稔矣其中亦
竟有忠義奮發
如楊復光者而
周岌輩以方鎮
大臣甘心臣賊
雖中道疚心其
視東都留守滿
上金吾之望塵
迎謁相去豈容
一問乎

出屯東塘諸將數請行期駢託風濤為阻竟不發

忠武監軍楊復光克鄧州

黃巢之陷長安也周岌降之嘗以夜晏急召監軍楊
復光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內侍不可往復光
曰事已如此義不圖全即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復
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為公
侯奈何舍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
能獨拒戰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為此耳因

漑酒為盟分軍八千人為八都遣牙將鹿晏弘晉暉

皆許州人

王建

字光國舞陽人

韓建

字佐時長社人

張造李師泰

亦皆許州人

龐從

曹州人後更名師古

等

考異曰上書八都而下止有王建等七人姓名諸書無可考也

將

之時朱溫方陷鄧州復光帥八都以擊溫敗之遂克

鄧州

胡三省曰王建始見此

六月以鄭畋為司空同平章事都統如故

李克用陷忻代州

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討黃巢令具頓遞鄭從謹

閉城設備而犒給之克用累日不發縱沙陀剽掠城

中大駭尋引兵還陷忻代留居代州

既而克用復寇蔚州

秋七月西川黃頭軍作亂討平之

田令孜為行在都指揮處置使頒賜從駕諸軍無虛

日不及蜀軍頗有怨言令孜宴土

蜀軍客從駕都頭

唐中葉以後一部之軍謂之一都其部帥呼為都頭以金杯行酒因賜之都頭

皆拜受黃頭軍使郭琪獨不受起言曰蜀軍與諸軍

同宿衛而賞賜懸殊頗有缺望恐萬一致變願軍容

滅諸將之賜以均蜀軍使土客如一則上下幸甚令

孜默然

有間日琪曰汝有功邪答曰琪生長山東征戍邊鄙嘗與党項契丹數十戰又嘗征吐谷

運傷腸腸出
線縫腹戰

乃自酌酒于別樽以賜琪琪知其毒不

得已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數升遂

帥所部作亂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

擊之琪夜突圍出奔高駢于廣陵

琪至江岸兵衆皆散唯一更從琪解

印劍授之令齋詣陳敬瑄且教之曰汝見陳公言郭琪渡江我以劍擊之墜水尸隨湍流下矣陳公心據

汝言懸榜安衆汝得厚賞吾家亦可保無恙也遂逸去敬瑄果免其家

殺左拾遺孟昭圖

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下悉為賊所屠前夕黃頭軍亂陛下亦不召宰相朝臣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

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

尚勞宸慮疏入令攷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

後周置今

四川嘉定府是

司戶遣人沉於墓頤津

在眉州東墓頤山下臨江津即玻璃江

也聞者氣塞

八月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椀

感化牙將時溥

彭城人

殺節度使支詳詔以溥為留後

支詳遣時溥陳璠將兵入關討黃巢至東都矯稱詳

命還師而東及彭城詳迎勞甚厚溥說詳曰衆心見

迫請公解印以相授詳不能制璠謂溥曰支僕射有

惠于徐人不殺必成後悔溥不許送詳歸朝璠伏甲

于七里亭

亭去徐州七里因名

并其家屬殺之詔以溥為留後

溥表璠為宿州刺史尋殺之

溥嘗因食中毒疑判官李凝古殺之凝古父損

為散騎常侍在成部溥奏凝古父同謀田令孜受其賂令御史臺鞠之蕭邁奏曰李凝古行毒事出腹昧父損相別數年安得誣以同謀溥恃功亂法欲殺天子侍臣若徇其欲朝廷何以自立損乃得免昨令孜專權羣臣莫敢逆視惟適屢與爭辨朝廷倚之

壽州人王緒作亂陷光州

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眾五百盜據本州

月餘復陷光州有眾萬餘人秦宗權表為光州刺史

固始縣佐

唐制諸縣丞簿尉以下有功司戶諸佐

王潮

字信成光州固始人

及弟

審邦

字次都

審知

字信通

皆以材氣知名緒以潮為軍正

信用之

胡三省曰王潮事始此

九月高駢罷兵還府

駢與鎮海節度使周寶俱出神策軍駢以兄事實及

封壤相鄰數爭細故遂有隙駢檄寶入援寶治舟師

以俟之怪其久不行幕客或曰高公有併吞江東之

志聲云入援未必非圖我也會駢使人約寶面會瓜

洲在揚州府江都縣南江濱有城為南北襟要地議軍事寶辭疾不往由是

遂為深仇駢留東塘百餘日詔屢趣之駢上表託以

寶將為後患復罷兵還府駢召董昌至廣陵錢錡說昌曰觀高公無討賊心不

若去之昌從之自石鏡引兵入據杭州周寶表為杭州刺史

冬十月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作亂鄭畋赴行在

李昌言將兵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昌

言因激怒其衆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謂之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為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赴行在詔以畋為太子少傅分司昌言為鳳翔節度使

壬寅二年春正月以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

王鐸以高駢無心討賊自以身為首相發憤請斬懇欵流涕至于再三上許之以鐸充都統罷高駢但領鹽鐵轉運使驛召崔安潛為副都統以周岌王重榮

為司馬諸葛爽

青州博昌人

康寔為先鋒使又以王處存

李孝昌拓跋思恭為京城三面都統以楊復光為南

面行營都監使

二月以鄭畋為司空同平章事

軍事一以咨之

夏四月王鐸以諸道兵逼長安

鐸將兩川興元之軍屯靈感寺

在西安府富平縣

涇原屯京

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寧鳳翔屯興平保大定難屯

渭橋忠武七武功官軍四集巢勢日威號令所行不

出同華

時長安城中斗米直三十
緡責人為糧以肥瘠論價

五月加高駢侍中罷鹽鐵轉運使

駢既失兵柄復解利權攘袂大詬上表自訴言辭不

遜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駢臣節既虧貢賦遂絕

駢好

神仙寵信方士呂用之用之引其黨張守一等共盡
感駢駢與鄭畋有隙用之謂曰宰相有遺劍客來刺

公者今夕至矣惟張先主可以禦之駢請于守一守
一乃使駢衣婦人服潛于他室而代駢居寢中夜擲

銅器于塔令鏗然有聲又密以血灑庭宇如格闕
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奴手駢泣謝之用之刻青

駢既移慈淮南
實拒象要書且
其軍容甚武屢
控賊鋒是當時
力能制賊者惟
駢一人乃井灶

自尊心藏巨測
始而專兵擅利
惟恐人分其功
獨則堅壁老師
坐視諸將之敗
甚且托疾以養
賊勢縱我以聲
朝廷都統三年
薨地喪卒江淮
數千里莽為盜
區非駢之罪其
誰之罪乎迨兵
柄既解攘袂詬
言肆為悖逆而
不顧其罪更不
容誅矣

石為奇字曰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
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
補真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是後駢于道院庭中刻木
鶴時著羽服跨之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請募驍
勇二萬人統莫和都駢即以張守一及用之為軍使
置將吏如帥府又慮人泄其姦謀乃言于駢曰神仙
不難致但假學道者不能終俗累故不肯降臨耳駢
乃悉去姬妾謝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
已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戒拜起纔竟已復引出由
是用之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內不復知有駢矣

六月蜀中羣盜起

先是邛州牙官阡能

西蜀夷有阡姓

因公事違期亡命為盜

踰月衆至萬人橫行邛雅于是羣盜並起

羅渾擎句胡僧羅夫

子韓求

各聚衆數千人應之官軍與戰大敗

官軍恐獲罪多執村

民為俘陳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婦人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官軍忽擊虜以求不知何

罪既而峽賊韓秀昇

唐書作故涪州刺史

屈行從以兵斷峽江

路

即三峡之路

為盜陳敬瑄遣兵討之復為所敗

江淮賁賊斷絕

雲安涪井路不通乏鹽雲安後周縣今曰雲陽屬四川夔州府縣有鹽井涪井在四川敘州府長寧縣

北產鹽

敬瑄乃以押牙高仁厚

史傳不詳里系

為都招討指揮

使先討阡能等平之

仁厚獲阡能謀者温言慰問謂曰汝歸潛語諸寨我明日且戰

有能釋甲迎者當署背為歸順字遂縱之去命諸將毀柵鼓而前羅渾擎設伏詐降仁厚遣將不持兵入

詢其衆皆真降渾擊窮而走衆執之仁厚曰愚人不足語乃署降衆背令前驅過諸寨則大呼曰羅渾擊已降大軍至矣因示以背字寨中皆爭出執句胡僧斬韓求羅夫子奔汗能寨謀決戰會前驅者至衆皆不應羅夫子自到衆挈其首縛汗能以明年敬瑄獻仁厚出兵凡六日五賊皆平餘衆悉降

復奏以仁厚為行軍司馬討峽路羣盜仁厚攻焚賊

寨鑿沉其舟

賊精兵盡在舟中而資糧子女則皆在寨仁厚訪知之乃揚兵江上久之不戰

潛遣千人直薄賊寨火而誅之賊率舟兵救火仁厚令善泅者鑿其舟皆沉衆惶懼多潰仁厚遣兵于要路遮擊賊衆執秀昇行從以降

仁厚問狀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駕天下

無復公道紐解綱絕今日反者豈獨秀昇机上之肉惟所烹醢仁厚慨然械送行在斬之

秋七月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

初王仙芝寇掠江西高安

唐縣今為江西瑞州府治

人鍾傳聚蠻

獠依山為堡衆至萬人仙芝陷撫州

唐置今為江西府屬

而不

能守傳入據之詔即以為刺史至是又據洪州

注見前

朝廷遂以傳為觀察使傳既去撫州南城

漢縣今為江西建昌

府人危全諷復據之遣其弟存昌據信州

傳尋拜鎮南節度使

攻撫州久不下傳自率兵圍之會城中夜起火請將請急攻傳曰君子不迫人之危乃掃地祭天嚮城再

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罪願天止火全諷聞之即降傳居江西三十年累拜太保中書令封南平王

八月劉漢宏寇杭州董昌擊破之

先是劉漢宏既降以為宿州刺史漢宏怨朝廷賞薄乃復以為浙東觀察使至是漢宏遣其弟漢宥將兵

二萬營于西陵

注見前

謀併浙西董昌遣兵馬使錢鏐

拒之鏐夜濟江襲其營大破之

九月朱溫以華州降王鐸以為同華節度使

朱溫見黃巢兵勢日熾知其將亡遂舉州降

冬十月以朱溫為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以王敬武

青州人

為平盧留後

平盧大將王敬武逐其節度使安師儒自稱留後朝廷因而授之時諸道兵皆會關中獨平盧不至王鐸

遣判官張濬

字禹川河間人

往說之敬武已受黃巢官爵不

出迎濬見而責之曰公為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販鹽虜

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

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
返正公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將士皆改容引咎曰
諫議

潘以諫議大夫為判官

大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從濟而

西

十一月李克用將沙陀趣河中

黃巢兵勢尚彊王重榮謀于都監楊復光復光曰薦
門李僕射驍勇有彊兵素有徇國之志所以不來者
以與河東結隙耳若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來

則賊不足平矣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克用諭
鄭從讜克用遂將沙陀萬七千人趣河中不敢入太
原境獨以數百騎過晉陽城下別從讜從讜厚贈之
十二月以李克用為鴈門節度使

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皆衣黑賊憚之曰鴟軍至矣
皆避其鋒

癸卯三年春正月李克用敗賊將黃揆巢之弟于沙苑王鐸

以克用為東北面行營都統

以王鐸為義成節度使

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

以田令孜為十軍十二衛觀軍容使

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真容散家財犒軍為己功令宰相請加賞故有是命

魏博節度使韓簡寇鄆州及河陽其將樂行達殺之

自韓

允中據魏博至簡

凡二世十二年

詔以為留後

賜名彥碩尋以為節度使

成德節度使王景宗卒以其子鎔為留後

鎔生方十歲

三月李克用圍華州黃巢遣尚讓救之克用逆戰破之

巢兵數敗食復盡陰為遁計發兵三萬搃

於草反

藍田

道

所以通武關南走之路

遣尚讓救華州李克用及王重榮引

兵逆戰破之克用進軍渭橋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

君立潛入長安焚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

以楊行愬

字化源合肥人後更名行密

為廬州刺史

行愬本廬州牙將勇敢屢有戰功

都將忌之屢遣成行愬過辭都將陽

為好言問所乏對曰唯少公頭耳即斬之自稱八營部知兵馬使刺史不能制薦於高駢以

為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之行愨聞州人王勗

賢名欲用之固辭問其子弟曰子潛好學慎密可任

以事弟子稔有氣節可為將行愨名潛置門下以稔

及定遠人李章為騎將

胡三省曰楊行密事始此

夏四月李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

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

與黃巢軍戰于渭南一日三捷義成義武諸軍繼之

賊衆大奔克用等入京師巢焚宮室遁去多遺珍寶
于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詔克用同平章
事斬巢相崔瑋克用時年二十八于諸將最少而兵
勢最彊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諸將皆畏之

克用一目微眇

時人謂之獨眼龍

六月黃巢取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降之合兵圍陳州

巢使其驍將孟楷擊蔡州宗權逆戰而敗遂稱臣于

巢初陳州刺史趙犂

陳州宛邱人

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

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楮果移兵擊陳皞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殺獲殆盡擒楮斬之巢聞之怒與宗權合兵圍城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皞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陳州號為勁兵況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且徇國而死不愈于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于州北

為持久之計

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生技
確礓并骨食之號其處曰春磨窟

已而

犍求救于鄰道朱全忠救之敗賊于鹿邑

全忠遂據毫
州鹿邑清

縣今屬河

南歸德府

以劉謙

一名和謙字德光其
先上蔡人後家南海

為封州刺史

初謙為嶺南小校節度使韋宙奇之妻以兄女及是

謙屢擊盜有功故有是命

胡三省曰劉
謙事始此

秋七月以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

時汴宋荐饑驕軍難制外有大敵衆心危懼而全忠

勇氣益振

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于河中

尹起莘曰復光宦者而書其爵予其忠于

王室也

復光慷慨喜忠義善撫士卒及卒軍中慟哭累日八都將各以其衆散去田令孜素忌復光聞其卒甚喜因擯斥其兄樞密使復恭為飛龍使

今孜專權人莫與之抗惟復恭

數與之爭得失故令孜惡之

鄭畋罷為太子太保

畋雖當播越猶謹法度田令孜為判官吳圓求郎官

畋不許陳敬瑄欲立于宰相之上畋以故事使相唐特

節度使帶平章事及三公者謂之使相品秩雖高皆居首相之下固爭

之二人乃令鳳翔節度使李昌言上言軍情猜忌不可令畋扈從過此乃罷之

冬十月李克用取潞州

昭義節度使孟方立邢州人以潞州地險人勁屢篡主

帥欲遷治所于邢州潞人不悅潛乞師于李克用克

用遣其弟克修

字崇遠

擊之取潞州是後克用每歲出

兵爭山東三州

邢洛磁

之人半為俘馘野無稼穡矣

十二月忠武將鹿晏弘

楊復光都將之一

據興元

晏弘帥所部自河中南掠襄鄧金洋所過屠滅聲云

西赴行在至興元遂逐節度使牛勗自稱留後

時楊復光

既卒故晏弘散而謀割據

甲辰四年春二月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舉兵反三月詔以

高仁厚為留後將兵討之

高仁厚之討韓秀昇也陳敬瑄語之曰成功而還當
奏以東川相賞楊師立聞之怒令攷恐其為亂徵為
右僕射師立得詔書不受代殺官告使奉僕射告身
于師立者
及監軍使舉兵進屯涪城移檄行在及諸道數陳敬
瑄十罪自言集本道將士十五萬人長驅問罪詔仁
厚討之

夏四月李克用會許汴徐克之軍于陳州黃巢退走
黃巢兵尚彊周宐時溥朱全忠等求救于李克用克

用將蕃漢兵五萬救之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彜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攻尚讓于太康拔之巢聞之懼解圍而去

五月黃巢趣汴州李克用等追擊大破之尚讓帥衆降巢收餘衆奔兗州

五月大雨平地深三尺許巢營為水所漂且聞李克用將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至尉氏尚讓以驍騎五

千進逼大梁全忠復告急于克用克用追之及于中

牟北至滿渡

胡三省注汴河津濟之地

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

萬餘人賊遂潰尚讓帥其衆降巢踰汴而北克用追擊之于封邱又破之巢收餘衆近千入東奔兗州克用追至寃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里以糧盡還汴州獲巢幼子及乘輿服器等物得所掠男女萬餘人縱遣之

李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還

李克用至汴州全忠固請入城館于上源驛

在開封府城南

就置酒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

暮罷酒從者皆醉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

塞路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醉不之聞侍者郭景銖

扶克用匿床下以水沃其面而告之克用始張目援

弓而起須臾烟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親兵

薛志勤扶克用隨電光縋城得出全忠誤射彥洪殪

之克用還軍中

克用妻劉氏多智畧左右先歸者以
應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

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此當訴言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辭矣克用從之

引兵去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

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為謀

彥洪既伏其辜惟公諒察克用乃歸晉陽

克用養子嗣源年十

七從克用自上源出矢石之間獨無所傷嗣源本胡人名適信烈無姓克用擇軍中驍勇者皆養為子韓

嗣怡張嗣本駱嗣恩張存信孫存進王存賢安存孝皆以養子冒姓李氏所謂義兒也李嗣源即後唐

明宗始見此韓嗣怡汝州太谷縣民家子張嗣本鴈門人駱嗣恩吐谷渾部人張存信回鶻張政子孫存

進振武人王存賢本名賢許州人安存孝本名敬思代州飛狐人

六月東川將吏斬楊師立降詔以高仁厚為東川節度

使

先是高仁厚至德陽

此唐所置德陽縣也今屬綿州漢故縣在今潼川府射洪縣

楊師立遣其將鄭君雄等據鹿頭關以拒仁厚擊敗

之

仁厚陳于關下君雄等悉眾出戰仁厚鼓伏于陳後陽敗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大敗遁還

遂進

圍梓州

東川節度所治

久之不下仁厚乃為書射城中遺其

將士諭降及是鄭君雄大呼于眾曰天子所誅者元

惡耳他人無預也眾大譟突入府師立自殺君雄挈

其首出降詔以仁厚為東川節度使

後仁厚為陳敬瑄所殺

尚讓敗黃巢于瑕邱

注見前

賊黨斬巢以降

尚讓追黃巢至瑕邱敗之巢眾殆盡巢甥林言斬巢

兄弟妻子首將詣時溥沙陀軍奪之并斬言首以獻

于溥

天平節度使朱瑄

新舊書五代史俱作朱宣宋州下邑人徐無黨曰俗以宣為瑾兄于名加

玉非也今從通鑑作瑄

擊秦宗權敗之

秦宗權縱兵四出侵噬鄰道天平節度使朱瑄

瑄先天為

平牙將署濮州刺史留後曹存寔
有衆三萬從父弟
或无瑄守鄆州有功拜節度使

瑾勇冠三軍朱全忠為宗權所攻勢甚窘求救于瑄

瑄遣瑾將兵救之敗宗權于合鄉
馮智舒曰在徐州沛縣即古互鄉

全忠德之與瑄約為兄弟

秋七月時溥獻黃巢首

時溥遣使獻黃巢首并其姬妾上御樓受之宣問姬

妾汝曹皆勲貴子女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

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

乃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于何地乎上皆戮之

李克用表乞討朱全忠詔諭解之

朱李曲直本不
清辨凡克用既
下乞斬于朝後
知京命于上即
因而下詔詰責
全忠累其賊害
有功之罪于義
未嘗不正巧黑
白不以一意依
違和辭卒之駕
欺無方國賊為
替逆黨跋扈日

李克用之還晉陽也大治兵甲奉表自陳為朱全忠所圖將佐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乞遣使按問發兵討之朝廷方務姑息得表大恐但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八表稱全忠陰狡禍賊異日必為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上累遣楊復

訖後表則姑息
之貽尚更然亦
可觀矣

恭等諭旨稱吾深知卿寬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
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為之辯曲直
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皆無所稟受矣

八月進李克用爵為隴西郡王

李克用請以其弟克修鎮潞從之由是昭義分為二

澤潞為一鎮邢
洛磁為一鎮

九月以王徽知京兆事

上以長安宮室焚毀故久留蜀未歸以徽為京兆尹

招撫流散繕治宮室

冬十一月鹿晏弘據許州詔以為忠武節度使

晏弘之去河中也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泰各帥其衆與之俱晏弘猜忍衆心不附田令孜密遣人誘之二建與張造晉暉李師泰帥衆數千奔行在令孜養以為假子拜諸衛將軍使各將其衆號隨駕五都

又遣諸將討晏弘晏弘棄輿元陷襄州

劉巨容奔成都巨容能燒

藥為黃金田令孜求其方不與後遂殺之滅其族

轉掠房鄧還據許州

節度使周

城走 晏弘遂自為留後朝廷不能討因以為節度使

後二年秦宗權
陷許州殺晏弘

田令孜殺內常侍曹知慤

初宦者曹知慤

華原人

有膽畧黃巢陷長安知慤集壯

士據嵯峨山

注見前

數遣人變服夜入長安攻賊營賊

驚疑不自安朝廷聞而嘉之就除內常侍田令孜惡

之矯詔使邠寧將王行瑜

邠州人

襲殺之令孜由是益

驕橫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上時語左右而流涕

十二月以陳巖為福建觀察使

初黃巢轉掠福建建州人陳巖聚眾數千保鄉里號九龍軍觀察使鄭鑑表以自代巖為治有威惠閩人安之

盜殺中書令王鐸

先是鐸以朱全忠驕悍難制表請還朝詔徙鐸義昌

節度使

太和中置
治滄州

鐸厚于奉養及是過魏州侍妾成

列服御鮮華魏博節度使樂彥禎之子從訓圍而殺

鐸初自請出師
脚籍以免任愈
之請非果有制
務長畧也是以
坐鎮數載老節
磨翁無尺寸功
乃覲類表請還
朝不特唐祚然

能亦且出入自
由矣况當戎馬
控總時權極倚
而侈服御豈意
有人窺伺崇室
誰其灾初亦自
貽之戚耳史贊
乃稱其有社稷
寸扶支王室時
或中興下知錄
有何功業而如
此稱許可謂信
史乎

之掠其侍妾彥禎以遇盜聞朝廷不能詰

光啓元年春正月詔招撫秦宗權

黃巢雖平宗權復熾寇掠焚剪其殘暴又甚于巢軍
行未始轉糧車載鹽屍以從北至衛滑西及闕輔東
之盡青齊南出江淮極目千里無復烟火上將還長
安畏宗權為患詔招撫之

車駕發成都

王緒陷汀漳二州

皆唐置今俱
為府屬福建

秦宗權責租賦于光州刺史王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二州兵五千人渡江轉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然皆不能守也

三月車駕至京師

京師荆棘滿城狐兔縱橫上淒然不樂時朝廷號令所及惟河西山南劍南嶺南數十州而已

秦宗權僭號詔以時溥為行營都統討之

李可舉王鎔寇易定王處存擊破之

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鎔惡李克用之
疆而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親善又河北唯義
武尚屬朝廷可舉等慮其害已約共滅而分之可舉

遣其將李全忠

范陽人

攻易州鎔亦遣將攻無極

漢縣今屬

正定府

盧龍裨將劉仁恭

深州人

穴地入城陷易州李克

用自將救無極大敗成德兵拔新城處存夜遣兵蒙
羊皮襲盧龍軍復取易州

夏六月盧龍將李全忠殺李可舉而代之

全忠既喪師恐獲罪還襲幽州李可舉自焚死全忠自為留後

秦宗權遣將孫儒

河南人

陷東都

留守李罕之與儒相拒數月兵少食盡棄城西保澠池儒據東都月餘焚掠而去城中寂無雞犬

秋七月殺右補闕常濬

濬上疏曰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手并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

田令孜曰此疏傳于藩鎮豈不致其猜忿貶濬萬州

唐置今屬廣東瓊州府

司戶尋賜死

八月以趙犂為蔡州節度使

秦宗權攻鄰道二十餘州陷之唯陳距蔡百餘里兵力甚弱刺史趙犂日與宗權戰宗權不能屈詔以犂為蔡州節度使犂德朱全忠之援凡所調發無不立至

王緒前鋒將擒緒奉王潮為將軍

王緒至漳州以道險糧少令軍中毋得以老弱自隨
犯者斬唯王潮兄弟挾其母以從緒責之曰軍皆有
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令也潮等
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
乎緒怒命斬其母潮等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
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皆為之請乃舍之有
望氣者謂緒曰軍中有王者氣于是緒見將卒有勇
畧及氣質魁岸者皆殺之衆皆自危行至南安

隋縣
今屬

福建泉州府

潮說其前鋒將伏壯士篁中擒緒反縛以徇

遂奉潮為將軍引兵將還光州約其屬所過秋毫無

犯行及沙縣

唐縣今屬福建延平府

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

廖彥若貪暴帥耆老奉牛酒請潮為州將潮乃引兵

圍泉州

既而潮拔泉州殺廖彥若聞觀察陳巖威名不敢犯福州境遣使降之巖表潮為泉州刺

史潮沈勇有智畧治懷離散均賦繕兵吏民悅服王緒自殺

冬十月田令孜遣朱玫

邠州人

李昌符

昌言之弟

攻河中李克

用救之十二月進逼京城

先是田令孜自兼兩池權鹽使

安邑解縣兩池舊隸鹽鐵中和以來河中

節度使王重榮專之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令孜奏復舊制自兼兩池使

收其利以贍軍

徙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為秦寧節度使

方鎮表昭宗乾寧四年始

賜號沂海節度使為秦寧軍此云秦寧蓋史臣追叙之文也

重榮自以有復京城

功為令孜所擯不肯之兗州表數令孜十罪令孜結

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

李昌言卒表以昌符為節

度使以抗之重榮求救于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

朱全忠選兵市馬聚結諸胡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

滅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
吾為虜矣不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玫
昌符亦陰附于全忠克用乃上言玫昌符與全忠相
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漢兵十五萬
決以來年濟河北討二鎮不近京城保無驚擾還滅
全忠以雪讐耻上遣使者諭釋冠蓋相望玫欲朝廷
討克用數遣人潛入京城燒積聚殺近侍聲云克用
所為于是京師震恐令孜遣玫昌符將本軍及神策

等軍合三萬人屯沙苑以討重榮重榮發兵拒之告
急于克用克用引兵赴之與重榮俱壁沙苑表請誅
令孜及玫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合戰玫
昌符大敗克用進逼京城令孜奉天子幸鳳翔長安
宮室為亂兵焚掠無孑遺矣

丙午二年春正月田令孜劫帝如寶雞

即漢陳倉唐改名陳倉注見前

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上還宮因罪狀
田令孜請誅之令孜引兵入宮劫上幸寶雞從者纔

數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承旨杜讓能

字羣懿
審權子

獨追及之明日乃有太子少保孔緯

字化文
戮之孫

等數人

繼至太廟神主皆失之上以緯為御史大夫使還召

百官時田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朱玫

李昌符亦恥為之用且憚蒲晉之彊更與之合蕭遘

召玫亟迎車駕玫引步騎五千至鳳翔孔緯詣宰相

宣詔蕭遘裴澈以令孜在上側辭疾不見緯令臺史

趣百官赴行在皆辭以無袍笏緯召三院御史泣謂

曰布衣親舊有急猶當赴之豈有天子蒙塵而臣子累名不往邪御史請辦裝數日而行緯拂衣而起曰吾妻病垂死且不顧諸君善自為謀請從此辭遂復走行在

朱玫李昌符追逼車駕帝復走入大散關

注見前

邠岐兵追逼乘輿鉦鼓之聲聞于行宮田令孜奉上發寶雞神策軍使王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上以傳國寶授建使負之以從登大散嶺李

昌符焚閣道丈餘將摧折矣王建挾上自煙焰中躍

過夜宿板下

上枕建膝而寢既覺始進食解御袍賜建曰以其有淚痕故也

比明車

駕纔入散關攻至攻不能克嗣襄王煜

肅宗元孫

以疾留

遵塗驛

唐書煜本傳驛在石鼻石鼻城在寶雞縣東

為攻所得與之俱還

鳳翔

克用還太原重榮與攻昌符復表請誅田令孜

三月帝至興元

朱玫李昌符使山南西道節度使石君涉柵險要燒郵驛上由他道以進山谷崎嶇邠軍迫其後危殆者

數四僅得達山南君涉棄鎮走歸朱玫鳳翔百官蕭

邁等罪狀田令孜及其黨韋昭度

字正己京兆人因供奉僧澈結宦官

得同平章事請誅之詔加王重榮應接糧料使調其穀十

五萬斛以繼國用重榮表稱令孜未誅不奉詔詔遣

王建帥部兵戍三泉

唐縣故城在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

遙領壁州

唐置

今四川保寧府通江縣是

刺史將帥遙領州鎮自此始

以孔緯杜讓能同平章事

上之在寶雞也孔緯度朱玫必反請速幸梁州翌日

車駕已發而玫兵至徵緯言幾殆及是以緯與杜讓
能俱同平章事讓能從上在險難中未嘗暫去左右
上勞之曰古謂忠于所事卿無負矣讓能謝曰臣世
蒙國恩陛下不以臣不肖使扞牧圉臨難苟免臣之
恥也

夏四月朱玫奉襄王煜權監軍國事還京師以鄭昌圖

字光業餘慶從孫

同平章事

朱玫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言于蕭道曰

主上播遷六年將士冒矢石百姓供饋餉戰死餓死
十減七八僅能復京城主上更以勤王之功為敕使
之榮委以大權使墮綱紀騷擾藩鎮召亂生禍致昨
奉尊命來迎大駕不蒙信察反類脅君吾輩報國之
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弭耳受制閹寺之
手哉李氏子孫尚多相公盍改圖以利社稷乎遣曰
主上無大過惡正以令致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近
日初無行意令致陳兵帳前迫脅以行足下盡心王

室止有引兵還鎮拜表迎鑿廢立重事遣不敢聞命
致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遂逼鳳翔
百官奉襄王煜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帥百官奉煜
還京師使遣為冊文遣不從乃使兵部侍郎鄭昌圖
為之以昌圖同平章事

致以蕭遣為太子太保遣稱疾辭其弟遠為永樂令往從

之按永樂唐縣宋省故城在今山西蒲州永濟縣

田令孜自為西川監軍

田令孜自知不為天下所容力薦楊復恭為中尉自

除西川監軍往依陳敬瑄復恭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為利州刺史

五月朱玫自加侍中以裴澈判度支高駢兼中書令呂用之為嶺南東道節度使

駢本悻悻小人
怨望不已浸成
我扈至勸進朱
玫而逆蹟更顯
著矣用之輩亦
遂尤而效之不
旋踵而變起肘

朱玫承制大行封拜以悅藩鎮受其命者什六七高駢仍奉牋勸進呂用之建牙開幕一與駢同凡駢之腹心及將校能任事者皆逼以從已不復咨稟駢頗疑之欲收其權而無如之何用之亦懼訪于其黨鄭

朕傾覆身家殆
八道之巧於示
淑歟

杞杞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

六月詔扈蹕都將楊守亮

曹州人本姓訾為楊復光養子冒姓楊氏

與王重

榮李克用共討朱玫

初李昌符與朱玫謀立襄王既而玫自為宰相昌符

怒更通表與元玫遣王行瑜將兵五萬追乘輿屯鳳

州

後周置明為縣今屬陝西漢中府

是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與元

從官衛士皆乏食上涕泣不知為計杜讓能曰楊復
光與王重榮同破黃巢相親善復恭其兄也若遣重

臣往諭重榮以大義且致復恭之意宜有回慮上從之重榮即聽命表獻絹十萬匹且請討朱玫以自贖襄王煜遣使者至晉陽賜李克用詔言上已晏駕吾為藩鎮所推今已受冊克用大怒其大將蓋寓

蔚州人

因說曰鑿輿播遷天下皆歸咎于我今不誅朱玫黜李煜無以自湔洗克用從之燔詔書囚使者遣使上表移檄進討詔以扈蹕都將楊守亮將兵二萬出金州與重榮克用共討朱玫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

與朱玫合人情恟懼表至上出示從官并諭山南諸鎮由是帖然然克用表猶以朱全忠為言上使楊復恭以書諭之云俟三輔事寧別有進止

秋七月朱玫遣王行瑜寇興州

即後魏武興郡注見前

詔神策都

將李茂貞

深州博野人本姓宗名文通以功賜姓名

拒之

胡三省曰李茂貞始此

以周岳為武安軍節度使

初江西將閔勗

唐書作頊

戍安南還過潭州逐觀察使自

為留後詔以為欽化軍節度使時武陵蠻雷滿據朗

州滿本漁師高駢在荆南擢領蠻 廩溪武陵地 人周岳

據衡州岳嘗與滿鬪欲殺之及聞滿 石門隋縣今屬澧州 蠻

向瓌據澧州集夷獠數千 詔皆授為刺史至是岳發

兵攻潭州勛招淮西將黃皓入城共守皓遂殺勛岳

攻拔州城擒皓殺之詔更欽化軍曰武安以岳為節

度使

八月盧龍節度使李全忠卒以其子匡威為留後

冬十月朱玫立襄王煝稱帝改元改元建貞遙尊上為太上元皇聖帝

十一月董昌取越州

董昌謂錢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鏐遂將兵攻克之劉漢宏走台州刺史杜雄執送昌斬之昌遂徙鎮越州以鏐知杭州事

己而詔以昌為浙東觀察使鏐為杭州刺史

十二月王行瑜還長安斬朱玫煜奔河中王重榮殺之傳首行在

楊復恭傳檄關中曰得朱玫首者以靜難節度使賞之王行瑜戰數敗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

與汝曹斬玫首定京城迎大駕取邠寧節鉞乎衆從之遂引兵還長安玫怒責之曰汝欲反邪行瑜曰吾不反欲誅反者耳遂擒斬之并殺其黨數百人諸軍大亂裴澈鄭昌圖奉襄王奔河中重榮詐為奉迎執焜殺之百官死者殆半函焜首送行在刑部請御南門獻焜百官畢賀太常博士殷盈孫曰焜為賊臣所逼正以不能死節為罪耳禮公族罪在大辟君為之素服不舉今焜已就誅宜廢為庶人而葬其首其獻賊稱賀之禮請俟朱玫首至而行之從之殷盈孫伯之孫

孫儒陷河陽

初忠武決勝指揮使孫儒與龍驤指揮使劉建鋒

字銳

端蔡州朗山人

戍蔡州拒黃巢馬殷

字霸圖許州鄆陵人

隸軍中以材

勇聞及秦宗權叛儒等皆屬焉宗權遣儒將兵攻陷

鄭州進陷河陽儒自稱節度使張全義

字國維濮州濮縣人本名

言後據懷州李罕之據擇州以拒之

胡三省曰馬殷始見此

天平牙將朱瑾逐秦寧節度使齊克讓而代之

瑾將襲兗州乃求昏于克讓而盛飾車服私藏兵甲

以赴之親迎之夕甲士竊發逐克讓而代之

丁未三年春正月以王行瑜為靜難軍節度使李茂貞領

武定節度使

時以洋州為武定節鎮

楊守亮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二月流田令孜于端州

令孜依陳敬瑄竟不行

代北節度使李國昌卒

三月誅偽宰相蕭遘鄭昌圖裴澈

時朝士受媪官者甚衆法司皆處以極法杜讓能力

爭之免者什七八

胡寅曰蕭遘之罪固可以死然有拒朱玫之言有罪狀田令孜之奏

胡寅以蕭遘之罪與裴鄭身相襄王者有間曾不思身為輔臣前不死難後不死節魄願甘受

偽命尚欲以辭
疾自文律以春
秋之美善誅復
何辭哉

車駕至鳳翔

有不換偽冊棄官歸永樂之節若裴鄭則身相襄王
事有間矣杜讓能為餘人力爭而不為遠區別惜哉

李昌符恐車駕還京雖不治前過恩賞必疎乃以宮
室未完固請駐蹕府舍從之

鎮海軍亂節度使周寶奔常州

寶募親軍千人號後樓兵倍其廩給軍中皆怨而後
樓兵浸驕不可制寶溺于聲色不親政事有言軍中
怨望者寶曰亂則殺之軍將劉浩帥其黨作亂後樓

兵亦叛寶奔常州浩迎度支催勘使薛卽入為留後
高駢聞寶敗遣使饋以蠶粉寶怒投于地曰若有呂
用之在難方作毋謂我已而錢鏐迎寶至杭州寶尋
卒鏐遂取常潤擒
薛誦以歸殺之

利州刺史王建襲閬州而據之

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

不往周庠許州人說建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皆

無雄材遠畧不能勘濟多難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
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

州地僻人富刺史楊茂實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

討之可一戰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豪有衆八

千沿嘉陵江

即古西漢水源出秦州岷冢山逕階州寧羌又南逕四川之保寧順慶諸府下

流入于涪水

而下襲閬州逐茂實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

軍勢益盛

部將張處裕說建遣使奉表天子仗大義以行師綦母諫復說建養士愛民以觀天

下之變建皆從之張處裕綦母諫皆許州人

夏四月淮南都將畢師鐸等發兵討呂用之克揚州用之亡走師鐸執高駢而幽之

高駢遣畢師鐸將兵屯高郵備秦宗權師鐸與呂用

之有隙疑懼不自安謀于腹心皆勸師鐸起兵誅用

之師鐸以淮寧軍使鄭漢章亦素切齒于用之乃夜

與百騎潛詣之漢章大喜發兵千餘人從師鐸至高

郵與鎮遏使張神劔

淮南人名雄善用劔故謂之神劔

割臂漑酒飲

之推師鐸為行營使移書境內言誅用之及張守一

諸葛殷

亦用之黨

之意神劔請留高郵師鐸漢章以兵前

至廣陵

城中驚擾用之不白駢駢登閣聞喧譟聲左右乃以變告駢驚急召用之詰之用之徐

對曰己隨宜區處倘或不己止煩元女一力士耳駢
曰近者覺君之妾多矣君善為之勿使吾為周侍中
用之慚而退師鐸以廣陵城堅兵多遣其屬孫約詣宣州

乞師于觀察使秦彥且許以克城之日迎彥為帥彥
遣其將秦稠將兵三千助師鐸攻羅城克之用之亡
走駢保子城師鐸縱兵大掠駢命撤備與師鐸相見
交拜如賓主之儀署節度副使承制加左僕射鄭漢
章等遷官有差都虞候申及說駢曰逆黨不多諸門
尚未有守者令公及此夜出發諸鎮兵還取府城此

轉禍為福之計也若一二日事定恐浸艱難及亦不
得在左右矣駢猶豫不從明日師鐸果分兵守諸門

搜捕用之親黨悉誅之遣使趣秦彥過江

或說師鐸曰僕射師

者舉兵蓋以用之輩姦邪暴橫高令公不能區理故
順衆心為一方去害今用之既敗軍府廓然僕射宜
奉高公而佐之但總其兵權以號令誰敢不服用之
乃淮南一叛將耳移書所在立可梟擒如此則外有
推奉之名內得兼井之實使高公聰明必知內愧如
其不悛乃机上肉耳奈何以此功業付之他人不若
亟止秦司空彼必未敢輕進就使他日責我以負約
猶不失為高氏忠臣也師鐸不從以告鄭漢章漢章
曰此智士也求之不復見

既而師鐸獲諸葛殷杖殺之迎駢入道院并收其親黨十餘人幽之

秦宗權攻汴州朱全忠拒擊大破之

秦宗權悉力攻汴州朱全忠患兵少以朱珍

徐州豐人

為

淄州

唐置今濟南府淄川縣是

刺史募兵于東道珍至淄青旬日

得萬餘人又襲青州獲馬千匹還至大梁全忠喜曰吾事濟矣時蔡兵數萬還汴城列三十六寨全忠謂諸將曰彼未知朱珍之至宜出其不意擊之乃自引

兵攻之連拔四寨斬萬餘級蔡人大驚以為神宗權
自引精兵會之全忠求救于兗鄆朱瑄朱瑾皆引兵
赴之義成軍亦至時全忠已併義成軍全忠以四鎮兵攻宗權
大破之宗權宵遁蔡人之守東都河陽許汝懷鄭陝
號者聞宗權敗皆棄去宗權之勢自是稍衰

宣州觀察使秦彥入揚州廬州刺史楊行密引兵攻之
畢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為高駢牒署廬州刺
史楊行密行軍司馬遣兵入援廬江人袁襲說行密

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而求兵

于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赴之行密從之至天長

用之及張神劍皆以其衆歸之

時神劍求貨于師鐸不得故怒而歸行密

會秦彥將兵三萬入廣陵自稱權知節度事行密遂

帥諸軍抵廣陵彥閉城自守遣秦稠出戰敗死士卒

死者什七八

己而秦彥悉出城中兵使畢師鐸鄭漢章將之陳于城西延袤數里行密積金

帛糧米于一寨伏兵其傍自將銜陳兵始交行密陽敗廣陵兵追之入寨縱掠伏兵四起俘斬殆盡

六月李昌符作亂敗走以李茂貞為招討使討之

天威都頭楊守立

本姓胡楊
復恭養子

與李昌符爭道麾下相

毆帝命中使諭之不止昌符遂擁兵燒行營守立與
戰昌符敗走保隴州詔遣李茂貞討之

河中軍亂殺節度使王重榮詔以王重盈代之

重榮用法嚴末年尤甚牙將常行儒作亂攻重榮殺
之制以其弟重盈為護國節度使執行儒殺之

以李罕之為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為河南尹

孫儒既去河陽李罕之召張全義于澤州與之收合

全義于是特能
以撫流散勸農

桑為務在有司
中可云鈔鈔傑
出者特其人朝
晉尊梁依軍附
木雖有善政無
裨國用真田舍
一夫又何足稱
之有

餘衆罕之據河陽全義據東都共求救于河東李克
用表罕之為河陽節度使全義為河南尹初東都洊
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
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
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由是民
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以禦寇盜數年之後
都城坊曲漸復舊觀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
野無曠土其勝兵者大縣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

人為之置令佐以治之

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

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絲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苗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眾杖之或訴以乏人牛則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

秋八月李茂貞平隴州李昌符伏誅詔以茂貞為鳳翔節度使

朱全忠取曹州

全忠欲兼兗鄆而以朱瑄兄弟有功于已攻之無名

乃誣瑄招誘宣武軍士遣其將朱珍葛從周

字通美
濮州鄆

城襲曹州拔之又攻濮州與兗鄆兵戰于劉橋

在曹
州府

范縣殺數萬人瑄瑾僅以身免

朱珍尋拔濮州進攻
鄆州朱瑄遣其將詐

降于珍珍引兵赴之瑄開門納汴
軍閉而殺之珍走瑄復取曹州

九月以張濬同平章事

初李克用素薄濬之為人及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
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朝廷採其虛名而用之異日
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

秦彥殺高駢

高駢在道院左右無食秦彥與畢師鐸出師屢敗疑駢為厭勝外圍益急恐駢黨為內應乃殺駢并其子弟甥姪同坎瘞之楊行密聞之帥士卒縞素向城大

哭三日

初駢之在成都殺突將也有一婦人臨刑執手大罵曰我必訴于上帝使汝他日舉家屠

滅如我今日至是卒如其言

冬十月楊行密克揚州

廣陵城中無食草根木實皆盡以堇泥

黏土也

為餅食

之餓死者大半宣軍掠人詣肆賣之驅縛屠割流血
滿市部將張審威帥麾下登城啓關納外兵守者皆
不鬪而潰先是彥師鐸信重妖尼奉仙至是問計奉
仙曰走為上策乃奔東塘行密入城改殯駢及其族
城中遺民纔數百家饑羸非復人狀行密輦西寨米
以賑之自稱淮南留後

十一月秦宗權遣孫儒攻揚州屠高郵

秦宗權遣其弟宗衡將兵萬人渡淮與楊行密爭揚

州以孫儒為副張佶

長安人

劉建鋒馬殷及宗權族弟

彥暉皆從抵廣陵城西據行密故寨秦彥畢師鐸引

兵與合未幾宗權召宗衡等還蔡拒朱全忠孫儒知

宗權勢不能久稱疾不行宗衡屢促之儒怒殺之傳

首于全忠分兵掠鄰州衆至數萬以揚州城下乏食

還襲高郵屠之

張神劍逃歸揚州行密殺之而阮其衆秦彥畢師鐸鄭漢章尋為孫儒所

殺

閏月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

朝廷以淮南久亂以全忠兼節度使感化節度使時溥自以先進為都統顧不得淮南而全忠得之意甚

恨望全忠以書假道于溥溥不許徐汴始構怨

全忠多權

數將佐莫測其所為惟館驛巡官敬翔能逆知之往往助其所不及全忠大悅自恨得翔晚凡軍機民政

悉以咨之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

王建攻成都不克退屯漢州

王建既據閬州東川節度使顧彥朗

豐州人

畏之數遣

使問饋陳敬瑄恐其合兵圖已謀于田令孜令孜曰

建吾子也今折簡召之可致麾下遣使召之建大喜

留其家于梓州帥麾下精兵一千與從子宗鑑假子

宗瑤

本姜郅燕人

宗弼

本魏弘夫許人

宗侃

本田師侃許人

宗弁

本鹿弁

俱

西至鹿頭關西川參謀李乂謂敬瑄曰王建虎也奈

何延之入室彼安肯為公下乎敬瑄悔遣人止之建

怒破關而進拔漢州敬瑄遣使讓之對曰十軍阿父

召我來及門而拒之重為顧公所疑進退無歸矣令

牧登樓慰諭之建與諸軍羅拜曰今既無歸且辭阿

父作賊矣彥朗發兵助之急攻成都三日不克退屯
漢州敬瑄告難于朝詔遣中使和解之不從

楊行密斬呂用之

呂用之在天長也給楊行密曰用之有銀五萬鎰
埋于所居克城之日願備麾下一醉之資至是行密

閱士卒顧用之曰僕射許此曹銀何食言邪因牽下

腰斬之怨家剗割立盡

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
姓名于胸柱桎而釘之

張守

一亦歸行密復為諸將合仙丹又欲干軍府之政行

密怒而殺之

中戊文德元年春正月以朱全忠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
蔡將石璠寇陳亳朱全忠遣朱珍葛從周將兵擊擒
之詔以全忠為都統代時溥諸鎮兵皆受節制

二月以楊行密為淮南留後

朱全忠之兼淮南節度也使其將張廷範

本優人

致朝

命于行密以行密為副使又以李璠為留後廷範至
廣陵行密厚禮之及聞李璠來怒有不受之色廷範

密使人白全忠宜自以大軍赴鎮全忠從之至宋州

廷範逃歸曰行密未可圖也乃奏以為留後

時李璠為時溥

所襲不得至廣陵

帝至長安

魏博軍亂逐其節度使樂彥禎推牙將羅弘信

字德孚貴鄉人

知留後事

彥禎驕泰不法子從訓凶險聚亡命為親兵牙兵疑之籍籍不已從訓逃出彥禎以為相州刺史從訓遣

人至魏運甲兵金帛交錯于路牙兵益疑彥禎懼請避位為僧衆推牙將羅弘信知留後事既而弘信殺彥禎及從訓詔以弘信為魏博留後

張全義襲河陽李罕之奔澤州

初罕之與全義割臂為盟相得歡甚罕之勇而無謀性復貪暴意輕全義聞其勤儉力穡笑曰此田舍一夫耳屢求殺帛全義皆與之小不如所欲輒械主吏杖之河南將佐皆憤怒全義竭力奉之罕之益驕罕

之所部不耕稼專以剽掠為資至是悉眾攻降絳州
進攻晉州全義潛發屯兵夜襲河陽黎明入城罕之
踰垣走全義盡俘其家遂兼領河陽節度使罕之奔
澤州求救于李克用已而克用遣兵攻河陽朱全忠
救却之以丁會壽春人為留後全義復為河南尹全義

德全忠援已盡心附之

罕之據澤州日事寇欽懷益
晉絳數百里間州無刺史縣

無令長田無麥禾邑
無煙火者殆將十年

三月戊戌朔日食既

立壽王傑

懿宗第七子

為皇太弟帝崩太弟即位

是為昭宗

上疾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望十軍觀軍

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為皇

太弟監軍國事中尉劉季述遣兵迎傑入居少陽院

宰相以下就見之上崩遺制太弟即位更名敏

後復更名

聘太弟體貌明粹有英氣喜文學既踐祚以僖宗威

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

賢豪中外忻忻焉

夏四月孫儒襲揚州陷之

孫儒陷揚州自稱節度使楊行密將奔海陵袁襲勸

行密歸廬州再為進取之計從之

行密畏孫儒之逼欲襲洪州袁襲曰

鍾傳定江西已久兵彊食足未易圖也趙鏜新得宣州怙亂殘暴衆心不附公宜卑禮厚幣說和州孫端

上元張雄使自采石濟江侵其境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濟江會之破鏜必矣行密從之孫端和州刺

史張雄泗州漣水人先據蕪州後屯上元趙鏜秦彥赴揚州時補為宣歙觀察使銅官山名在池州府南

陵縣西元和志作利國山出銅

以郭禹本成汭青州人為荆南留後

禹初為荆南節度使陳儒

江陵人

牙將會荆南叛將張

瓌

滑州人

襲江陵逐儒而代之

時雷滿屢攻掠荆南儒以瓌為行軍司馬使擊

滿瓌因還兵攻逐儒

欲殺禹禹亡走襲歸州據之既而秦宗權

遣兵攻江陵久之

凡二年元者相枕

城陷瓌死至是禹擊荆

南守將王建肇棄城走朝廷以禹為留後

荆南荒亂之餘民版

無幾禹撫集彫殘通商務農未再葺自占者萬餘戶

特鎮國節度使韓建勸課農桑亦以治顯人謂之北

韓南郭其後詔以禹為節度使禹奏復姓名為成汭

五月朱全忠擊蔡州克其外城

欲以武制強藩
昭宗爾時尚屬
有志振作顧以
兩川重鎮委任
不得其人安望
其能綏靖乎引
王建潛萌異志
而昭度庸鄙不
足與之抗衡無
怪西蜀之漸為

全忠既得洛孟無西顧之憂乃發兵擊秦宗權大破
之克北關門宗權守中州蔡州中城也全忠分諸將為二
十八寨以環之

六月以韋昭度為西川節度使兼西川招撫使

陳敬瑄與王建相攻貢賦中絕建以成都尚彊欲罷
兵周庠綦母諫以為不可請據邛州為根本建曰吾
在軍中久觀用兵者不倚天子之重則衆心易離不
若疏敬瑄之罪表請朝廷命大臣為帥而佐之則功

庶可成乃使周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

顧彥朗亦表請赦建罪移敬瑄他鎮以靖兩川

初黃巢之

亂上為壽王從幸蜀徒行疲乏卧礪石上田令孜自後至以鞭扶之使前上心銜之及即位使人監西川軍令孜不奉詔上方憤藩鎮跋扈欲以威制之會得彥朗建

表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乃以昭度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徵敬瑄為龍武統軍尋詔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以建為節度使削敬瑄官爵

冬十月葬靖陵

在陝西乾州東北

史臣曰懿僖昏庸相繼乾符之際歲大旱蝗民
愁盜起其亂遂不可復支蓋亦天人之會歟

昭宗皇帝

龍紀元年春二月秦宗權伏誅

先是蔡將申叢執宗權以降朱全忠檻送京師至是

伏誅

京兆尹孫揆監刑宗權于檻車中引首謂揆曰
尚書察宗權宜反者邪但輸忠不效耳觀者皆

笑遂斬于獨柳
揆字聖圭武水人

三月進朱全忠爵為東平郡王

夏六月李克用拔磁沼殺孟方立

李克用大發兵遣李罕之李存孝攻孟方立拔磁洛
方立遣大將馬溉將兵數萬拒之大敗克用乘勝進
攻邢州方立性猜忌諸將不為用慙懼飲藥死弟遷
素得士心衆舉為留後求援于宣武朱全忠遣大將
王虔裕瑛瑯臨沂人將精兵赴之
以楊行密為宣歙觀察使

先是行密自糝潭

鎮名在廬州府無為州南濱江

濟江孫端張雄為

趙鐙所敗鐙將蘇塘將兵屯曷山

亦名四合山在太平府當塗縣西南

行密擊之塘大敗行密遂圍宣州至是城中食盡人

相喑指揮使周進思據城逐趙鏗鏗將奔廣陵田頵

字德仁合肥人追擒之未幾城中執進思以降行密入宣州

諸將爭取金帛徐温字敦美海州朐山人獨據米困為粥以食

餓者胡三者曰徐温始見此鏗將周本宿松人勇冠軍中行密以

為裨將鏗之敗也左右皆散惟李德誠西華人不去行

密以宗女妻之詔以行密為觀察使朱全忠與鏗有舊遣使求之袁

襲勸行密斬首還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天不欲成吾大功邪何為折吾股肱也

秋七月朱全忠攻徐州不克引兵還

先是全忠遣兵攻徐州大破其兵宿州降至是全忠復遣朱珍拔蕭縣據之時溥與相拒全忠欲自往臨之珍命諸軍皆葺馬廐李唐賓

陝州人

部將嚴郊獨惰

慢軍吏責之唐賓怒見珍訴之珍怒斬唐賓白全忠云唐賓謀叛敬翔恐全忠乘怒倉猝處置違宜故留使者逮夜然後白之全忠果大驚翔因為畫策收唐賓妻子繫獄遣騎往慰撫軍中始安七月全忠至珍

出迎執而誅之進擊時溥會大雨引兵還

冬十月平盧節度使王敬武卒

軍中推其子師範為留後

十月帝祀圜丘

上將祀圜丘故事中尉樞密皆禘

睽桂反衣裾分也

衫侍從

僖宗之世已具襴

袍下施橫幅緋紫各視其品

笏至是又令有司

制法服

謂冕服佩劍

孔緯及諫官禮官皆以為不可上出

手札諭之曰卿等所論至當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

妨大禮于是宦者始服劔佩侍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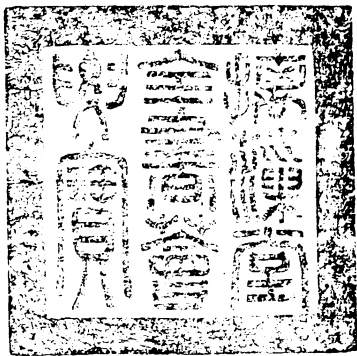
上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楊復恭

侍援立功所為皆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于宰相孔緯張濬勸上舉大中故事抑宦者權復恭常乘肩輿至太極殿是日上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况四方乎上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多養壯士為假子使典禁兵或為方鎮非反而何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豈反邪上曰然則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復恭假子天威軍使守立勇冠六軍上欲討復恭恐守立為亂謂復恭曰朕欲得守立左右復恭見之上賜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管鑰不暮年擢至天武都頭俄加平章事及謝日臺吏申請班見百僚孔緯判不集順節不悅他日語殿及之緯曰宰相師長百僚故有班見相公職為都頭而于政事班見百僚于意安乎順節不敢復言

天

武都頭田令收募新軍為五十四都天武
其一也判不集謂判臺申不使集百官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十三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臣李邦燮